



面纱

THE
PAINTED
VEIL

[英] W.S. 毛姆 by W.S. Maugham

阮景林 译



面纱

[英] W.S. 毛姆 by W.S. Maugham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Copyright by The Royal Literary Fun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05)第13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纱/[英]毛姆著;阮景林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2006.11

书名原文:The Painted Veil

ISBN 7-5366-8028-7

I.面... II.①毛... ②阮... III.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94444号

面纱

MIAN SHA

[英]W. S. 毛姆 著

阮景林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特约编辑: 刘学琴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925mm×1280mm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67千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 010-809955转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The Painted Veil



重 现 经 典 编 委 会

主 编

高 莽

编 委

高 莽 李文俊 叶廷芳

余中先 苏 玲 高 兴

(排名不分先后)

—THE— PAINTED VEIL

……一位创作技巧老练的艺术家。他的风格尖刻、活泼、温和又张弛有度。

——《纽约时报》

回首现代作家，毛姆给予了我最为深刻的影响。

——乔治·奥威尔，英国著名小说家

一位向世人奉献了伟大作品的作家。

——格雷厄姆·格林，英国现代文学家

《面纱》以其悲天悯人的情感关照，以其对道德冲突的敏感解析，以其对人性的尖锐反讽，以其对人类欲望、恐惧和悔恨等内在世界的准确建构，而成为一部艺术的杰作。

——《观察家》

自林纾翻译外国文学开始，已逾百年。其间，进入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蔚为大观，已难以计数。无疑，就翻译文学来说，中国读者是幸运的。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受过外国文学的熏陶，其中的许多人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比如鲁迅，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深度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世界里，也有许多优秀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不经意之间被我们忽略了。这其中既有时代变迁的原因，也有评论家和读者的趣味问题。有些作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红大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湮没无闻。比如赛珍珠。另外一些作家活着的时候并未受到读者的青睐，但去世多年后则慢慢显露出瑰宝般的价值，成为文学经典。比如卡夫卡。除此之外，中国图书市场的巨大变迁，出版者和翻译者选择倾向的变化，译介者的信息与知识不足，阴差阳错的历史契机等等，都会使大师之作与我们擦肩而过。当法国人编著的《理想藏书》1996年在中国出版时，很多资深外国文学读者发现，排在德语文学前十本里

的作品，竟有一多半连听都没听说过。即使在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英美文学里，仍有不少作品被我们遗漏。

因此，本书系旨在重新挖掘那些被中国忽略但在西方被公认为经典的作品。对于这些经典，我们的选择标准如下：

1. 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过的作家的作品；
2. 虽在中国有译介，但并未受到重视的作家的作品；
3. 虽然在中国引起过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的商业化倾向而被出版界淡忘的作家的作品。

以如此标准甄选纳入本书系的作品，当不会愧对中国读者。

至于作品的经典性这里就不做赘述。自然，经典作品也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映其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中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及其对一代代文人墨客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鉴于此，我们相信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和中华文明交相辉映。

丛书编委会

2005年4月于北京

◆序言

W.S.毛姆

这部小说的写作得益于但丁诗句的启示，原诗如下：

Deb, quando tu sarai tornato al mondo,
E riposato della lunga via,
Seguito il terzo spirito al secondo,
Ricorditi di me, che son la Pia:
Siena mi fe; disfecemi Maremma:
Salsi colui, che, innanellata pria
Disposando m' avea con la sua gemma.

“喂，等到你返回人世，
解除了长途跋涉的疲劳”，
第三个精灵紧接着第二个之后说道，
“请记住我，我就是那个皮娅，
锡耶纳养育了我，而马雷马却把我毁掉，
那个以前曾取出他的宝石戒指并给我戴上的人，
对此应当知晓。”^①

① 据黄文捷《神曲》译本。

我曾于圣托马斯医院学医，适逢复活节，我得到了六个礼拜的假期。在将衣物塞入旅行提包后，我怀揣二十英镑便告动身。最初的落脚地是热那亚和比萨，随后到了佛罗伦萨。我在佛罗伦萨的维亚劳拉寻到了栖身之处。那是一位寡妇与其女儿共住的公寓，从窗户可以望见大教堂雄伟的拱顶。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租金最终以每天四个里拉成交，这是食宿全包的价格。我怀疑这位寡妇的盈余不会太多，因我是从不偏食之人，且食欲惊人，无论她准备多少通心面，都会在我一番狼吞虎咽之后很快告罄。她在托斯卡纳山上经营了一处葡萄园，就我所知，这所园子的葡萄酿出的基安蒂酒是我在意大利喝过的最好的。寡妇的女儿每天给我上意大利语课。我记得那时她已是一位成熟年纪的姑娘，不过应该不会超过二十六岁。她有着不幸的过去。她的军官未婚夫在阿比西尼亚牺牲了，从那以后，她便决定终身不嫁。不难想象，等厄丝莉亚（她的名字）的母亲也过世之后（这是位体态丰满、头发灰白、善良快活的老太太，相信仁慈的上帝不到合适的时候是不会冒然召她去天堂的），她必然会走一条入教苦修的路。不过她对此看得很开。她是个常常开怀大笑的姑娘，吃午饭和晚饭时我们两个经常互相逗笑取乐。她教起课来却从来都是一本正经，一旦发现我犯了愚蠢的错误或是马虎大意，便会抄起戒尺朝我的指节上拍打几下。我把她和我所读之书中因循守旧的迂腐教师联系到一块儿，并莞尔一笑，否则对我受到的形如孩童的待遇，我必定会忿忿不平。

我每天都非常辛劳。天一亮我就开始翻译易卜生的戏剧，这有助于我学习大师的技巧，同时琢磨出写作对话的窍门。翻译完几页之后，我便手中拿着罗斯金的书，到佛罗伦萨城里四处游逛，遍访名胜古迹。罗斯金在书里对乔托设计的塔和吉贝尔蒂的铜门赞叹不

已，我也人云亦云地对这二者表示了一番欣赏。我来到乌菲兹博物馆，对馆中陈列的波提切利的作品崇拜无比，之后还以年轻人的轻狂对大师所批驳过的艺术家嗤之以鼻。午饭之后是上意大利语课的时间，上完课后我再次出门寻访寺庙教堂，有空便在亚诺河边漫步遐思。吃完晚饭后，我按捺不住古城之夜的诱惑出门游逛，希望艳遇的降临。但这就是我的天真无邪之处，或者说害羞也罢，每次我回来时都和出去时一样是贞洁无瑕之身。我的女房东给了我一把钥匙，每当听见我开门回来又把门锁好以后，她便会长舒一口气，因为她总是担心我会忘了锁门。此后我会继续研读教皇派和保皇党的争斗历史。我悲苦地意识到，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家们必然不会像我等落魄，虽然我怀疑他们谁也没法用二十英镑在意大利活上六个礼拜。不过这朴素、辛劳的生活还是让我自得其乐。

我已经读过《地狱》的部分（虽然有译文可看，但我还是一丝不苟地把每个生词都查了一下字典），所以厄丝莉亚直接教我《炼狱》。当她讲习到开头我引述的段落时，她告诉我，皮娅是锡耶纳的一位贵妇，她的丈夫怀疑她红杏出墙，但慑于她家族的背景，不敢动手致她于死地，就把她投入了位于马雷马的城堡，以期让她在城堡里的有毒蒸气中死去。但是她迟迟未能毙命，他最终忍无可忍把她从窗子里扔了出去。我揣摩不透厄丝莉亚从何得知的这么详细的故事，在但丁的原诗中远没有这么丰富。不过这个故事却激发了我的想象力。我翻来覆去地思考着它，有时一想就是两三天，这样持续了好多年。“锡耶纳养育了我，而马雷马却把我毁掉”，这行诗牢牢地记在了我的脑子里，不过因为还有多部小说也在构思当中，于是我把这个故事一搁就是很长时间。显然我要把它写成一个现代故事，但是要在当今的世界上为它找到一个合适的背景实属不易。直到我远赴中国之后，这件事才最终有了转机。

我想这是我唯一一部由故事情节而不是人物形象为契机发展而成的小说。要将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截然分开是很难的。人物形象不能凭空捏造，一旦想出来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必然处于一定的环境，做着某些事情。在将人物形象构思完毕的同时，虽说相应的情节不一定必然成形，至少人物的行事原则是一并诞生的。在这篇小说的成书过程中，我是一边组织故事，一边寻找合适的角色。这些角色的原型都是我在不同地方认识的真实存在的人物。

这部书给我带来了一个作者时常会遭受的麻烦。起初我想把男女主人公的姓氏起为雷恩。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姓氏，但是恰恰在香港有姓雷恩的人。他们起诉到了法庭，连载这部小说的杂志付出了两百五十英镑才平息了这场官司。随后我把姓氏改成了费恩。这时香港助理布政司也冒了出来，认为其名誉受到了诽谤，威胁说要提起诉讼。我感到颇为惊讶，因为在英格兰，我们可以把首相、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或者上议院的大法官随意地搬上舞台或是写进小说，而这些尊贵的大人物从来不会龙颜动怒。没想到相比之下这么无足轻重的一位政府官员竟然会认为自己受到了暗指。但是为了避免麻烦，我把香港改成了想象出来的殖民地“清廷”^①。此事发生时书业已出版，售出的书不得不召回。但是有相当数量狡猾的评论家以各种托词拒绝上交调换。那大约六十几本书因而获得了书志学上的价值，如今皆成为收藏家们以高价购入的收藏品。

① 本版中“清廷”已恢复为“香港”。

……这华丽的面纱：啊，人们就管这
叫做生活，虽然它画的没有真象……

——《别揭开这华丽的面纱》，雪莱

她惊叫了一声。

“怎么啦？”他问道。

房间里的百叶窗关着，光线很暗，但还是能看清她脸上恐惧的表情。

“刚才有人动了一下门。”

“呃，八成是女佣人，要不就是哪个童仆。”

“这个时候他们决不会来。他们都知道吃完午饭我要睡觉。”

“那还会是谁？”

“是瓦尔特。”她嘴唇颤抖着小声说道。

她用手指了指他的鞋。他便去穿鞋，但他的神经多少也有点紧张，因而显得笨手笨脚，而鞋带偏偏又是系着的。她不耐烦地叹了口气，上来把鞋给他生套上去。她一声不响地披上袍子，光着脚走到梳妆台前。她的头发已经结成一团了，她拿起梳子梳起头来。等她梳好了，他的第二只鞋才刚刚穿好。她把大衣递给他。

“我怎么走啊？”

“最好先等等。我到外面看看。没事你再出去。”

“不可能是瓦尔特。不到五点钟他不会离开实验室。”

“那还会是谁？”

现在他们几乎是在窃窃私语。她不停颤抖着。他忽然觉得如果

再有点事儿她就会疯了。他又怪起她来，按现在的情形，哪儿像她说得那么安全？她屏住呼吸，拉住了他的胳膊。他按她施的眼色望去。面前是通往走廊的窗户，都安着百叶窗，百叶窗是关好的。然而，窗子把手上的白色陶瓷旋钮却在慢慢地转动。他们没听见有人走过走廊。现在旋钮竟然不声不响地转了，简直把他们吓了一大跳。一分钟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接着，另一扇窗户的白色陶瓷旋钮也好像鬼使神差似的悄悄转了起来。凯蒂终于经受不住惊吓，张嘴就要尖叫。他赶紧捂住她的嘴，把叫声压了下去。

屋里寂静下来。她斜倚在他身上，膝盖不停地颤抖。他担心她马上就会昏过去。他皱了一下眉头，咬了咬牙，把她抱到床上。她的脸像床单一样白。他的脸虽然是晒黑了，但这时也是白惨惨的。他站在她的身边，眼睛着魔似的盯着那个陶瓷旋钮。谁也没有说话。接着她还是哭了出来。

“看在老天的分上，别这样。”他着急地小声说道，“这事来了就来了吧。咱们得撑下去。”

她找寻她的手帕。他看出她的心思，把包递给了她。

“你的遮阳帽呢？”

“我忘在楼下了。”

“呃，天哪！”

“听我说，你振作一点。我敢保证这人不是瓦尔特。他凭什么叫这个点儿回来？中午他从没回过家，对不对？”

“对。”

“我敢打赌，赌什么都行，肯定是佣人。”

她露出了微笑。他的声音坚定亲切，让她感到宽慰。她拉过他的手，温柔地握着。他等着她恢复平静。

“看着我，我们不能老待在这儿不动。”接着他说道，“现在你觉